

28本“2015中国好书”出炉,凤凰文艺出版社的《布衣壶宗》成江苏唯一获奖作品

告诉你一个真正的“大国工匠”

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江苏“全民阅读日”,也是“2015中国好书”颁奖的日子。这个奖项由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联合推选,是中国目前极具影响力的全民阅读文化品牌。

昨晚的“2015中国好书”颁奖盛典上,总共有28本书脱颖而出,荣膺“2015中国好书”,由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旗下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编辑的《布衣壶宗——顾景舟传》(以下简称《布衣壶宗》)是其中之一。这也是江苏唯一一本获奖作品。在此之前,此书已经被评为“2015中国最美图书”。

现代快报记者 倪宁宁



顾景舟在制壶 资料图片

对话

“我们尽量做加分的事”

对话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社长黄小初

现代快报:为什么在没有看到书稿前,就决定和徐风签约?

黄小初:他的书卷气,他待人接物的不卑不亢,让我直觉他手中的稿子值得信任。

现代快报:书出版前就开研讨会,之前有过先例吗?

黄小初:没有。看到书稿后,我觉得已经挺好的,但可以更好,便有了这样的想法,而徐风也有这个需求,他非常谦虚,出席研讨会的名单都是他拟定的。有了帆、汪政、何平等。

现代快报:研讨会进行得怎么样?

黄小初:大家都是有话直说,很容易就达成了共识。我记得我说了4点,其中我建议对传主要平视,客观叙述,切忌大词;再有就是要多些细节,特别是关上房门的细节。我对工匠精神也有认识,就说当下有抬高艺术,打压工艺的现象,其实匠到极致,离艺术有多远呢?

当天形成了一个共识,就是叙述方式要有所改变,要重返历史现场,用文学来修复历史现场,要突出顾景舟的风骨,而不仅仅停留在工艺层面。还有就是突破过去报告文学的套路,要去报告,留文学。这些后来在定稿中都有了体现。

现代快报:《布衣壶宗》的名字也是你起的,他们说那时你在病床上。

黄小初:我视网膜脱落,刚动过手术在住院。他们信任我,让我起名字。我先起的是“牧壶人”,很得意,结果他们觉得太虚了。后来就起了现在这个名字。结果赵阳和徐风都说好,我也就听了他们。

现代快报:好书奖之前,还获得了最美图书奖。

黄小初:这个应该是赵阳的功劳。怎么说呢?我们对这本书很重视吧,开了成功的研讨会,找了最好的装帧设计师,找了最好最贵的印刷厂,应该说我们做的是加分的事。

又好又美 内外兼“秀”的《顾景舟传》

央视给了《布衣壶宗——顾景舟传》极高的评价:“壶艺泰斗”顾景舟先生的传记,作者以重返历史现场的笔调,探究紫砂壶的艺术奥秘,品味手艺人的人生哲学。江南文化史、器物史、手工艺史融汇其中。布局宏阔,史事翔实,文字凝练。顾景舟的记忆、学识、风骨、气度历历在目,其“大国工匠”精神贯穿全书,是纪念大师诞辰百年的致敬之作。

“什么是传记?传记就是鉴赏生命。读《布衣壶宗》,让我常常想到欧文·斯通的几本书。”著名学者王彬彬把阅读此书的感受比喻为“鉴赏生命”。著名评论家丁帆则评价它是“中国当代传记文学史上可以留下脚印的作品”。中国作协副主席陈建功也认为这本书是近年来传记文学的一个重要收获。

最为直接的评价,体现在网友

们对“中国好书”不遗余力的投票上,和这本书日渐攀升的销量上。据本书责任编辑之一赵阳介绍,短短半年时间,《布衣壶宗》已经销售3万多册。

不仅如此,因为与内容相得益彰的设计装帧,本书还获得了“2015年度中国最美图书”的荣誉。最美与最好,一书兼得,这在2015年图书出版界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奇迹。



布衣壶宗
徐风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5年8月

多次修改 只是为了重返历史现场

徐风是宜兴作协主席,他把对紫砂的见识和热爱,写成了一本本包括小说、传记、散文在内的书。但他一直想写顾景舟这座大山。

2012年,他告诉自己是动笔的时候了。他首先敲开了顾景舟后人的家门,取得授权,顾景舟的儿媳吴菊芬接受了徐风的请求,甚至把之前秘而不宣的顾景舟日记、手迹,以及大量的紫砂壶设计图都交给了徐风。徐风的回报只有一个——把书写到最好。之后,徐风的足迹遍及内

地、香港和台湾,他对包括冯其庸、韩美林在内的顾景舟的故旧、学生、徒弟,总共70多人,进行了长达两年的采访。2014年3月,徐风在家中写下了全书的第一个字……

同年10月,徐风遇见了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社长黄小初,黄小初看好这本书,原本属于别家出版社的书稿易主,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成为新的东家。不久,黄小初作出了一个很特别的决定——在书出版前,开一个由评论家参与的研讨会。

研讨会是2015年1月在宜兴举行的,著名评论家丁帆、汪政、何平等应邀参加。徐风把此次研讨会称为改稿会,评论家们在肯定书稿的同时,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其中最主要的几点是:不要写成传统的报告文学,要去“报告”留“文学”;不要堆积资料,而是要带领读者重返历史现场。

会议结束后,徐风闭门谢客,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做了最后一次修改,“大年三十我都在改稿子。”



徐风
宜兴作协主席

一个真实的顾景舟 是大国工匠,也是伟大的艺术家

黄小初联袂赵阳,亲自担当了本书的责任编辑。“几乎所有的细节都是鲜为人知的,不是一个两个,而是几乎全部。”黄小初说,少年顾景舟的读书经历,他独有的书房,他的紫砂传承,他一生中从未中断的与文人雅士的交往与交流,他的婚姻,他的风骨,直至临终前的叮嘱,大多都是第一次披露,“顾景舟是一个低

调的大师,而我们有责任把他从低调中释放出来。”

徐风说,顾景舟之所以是顾景舟,不是因为他的技艺有多么出类拔萃,而是他的作品背后鲜活的文化含量。“24岁,和宜兴的许多制壶人一样,他有一段在上海历时3年的‘仿古生涯’,对于别人来说,这只是一次讨生活的机会,而对他来说,则

是接触和吸纳海派文化的契机,海派文化中追求卓越、精益求精的精神,八面来风,开张自如的风格,深深影响了他。他是书店的常客,也是许多文人雅士的座上宾。”

在徐风看来,顾景舟是紫砂史上唯一一个既是工匠,又是文人的大师,他打通了工匠和文人的隔阂,在两者之间来去自如。

不经意的闲笔 尽显大师风骨与悲悯情怀

顾景舟是鉴赏大家,他一生中遇到的13把“供春壶”都是赝品,前面12把,他都一一说了出来,第13把壶是一位老人送来请他鉴定的。面对一把赝品壶和一位视壶为宝贝的风烛残年的老人,顾景舟选择了“回避真话”。但是在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作为一个忠诚艺术的人,他还是把真相说了出来。

1990年,有两个年轻人为了还

赌债偷了顾景舟和另一位制壶大家蒋蓉的多件作品。几天后,两人被抓,壶被追回。当得知两个年轻人因为所犯“数额巨大”将被判死刑的时候,顾景舟坐不住了,他找厂领导,找政府官员,写请愿书到各级法院,为两个年轻人求情,“顾某之壶,无非抟泥小技,纵使值千金,亦不值一命之屑……生命为重,刀下为慎。”

法律无情,最后两个案犯一个死刑,一个死缓。虽然没有达到目的,但是顾景舟努力了,他最后的一句“我壶作孽了”,彰显了他可贵的悲悯情怀。

这两个细节体现了顾景舟对生命的妥协,但是他对歪门邪道从来都是置之不理,或者直接呵斥的。他在日记里记述了某些官员利用权力向他索壶的情景,他感到非常不齿。



黄小初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社长